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朱隨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溶

謄録監生臣孫國鑑

讀朱隨筆卷三

監察御史陸隴其撰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六

答呂道一云萬物散爲太虛之說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葢未得爲深知之也愚按此朱子之說與正蒙小異處

答黄商伯云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

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麤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愚按格致本是兩個條目向見朱子往往作一件看甚疑之今閱此乃曉然矣　卷五十二答汪長孺却又云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卷七十二雜學辨亦然

答詹元善最後一書是子靜沒後之語學蔀通辯編於癸丑紹熈四年蓋緣此書有旅櫬經由之語而子靜則

卒於壬子十二月也此最是確證

答潘叔度云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已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愚按此段可想見志道志學等處皆是如此

答潘叔昌云中年以後血氣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心身頗覺得力愚按此亦必有爲而言恐非至當之論

又答潘叔昌云易傳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諸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絶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

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愚按觀此則幸存録之論東林亦有未必盡然者

朱子與黃直卿往復之書不知何故如此少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七

吕子約論三年無改云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朱子答云此說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熹

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悦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愚按論事如此方纔不偏天下事豈可執一法以處之　又五十一卷答董

叔重論此句云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朱子答云此說得之當與此條同看

又答呂子約云讀書只且立下一個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愚按程課只宜以程氏分年日程爲式

又答呂子約云承諭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

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所謂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

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愚按此段論讀書之當專一與前段正相發明而於敬字之義亦最了當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答云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

象處把捉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也愚按克己復禮只在視聽言動上亦是如此

又答呂子約云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爲思繹愚按此但可言中庸博學之學而非所以言學而時習之學此必非定論　下卷有一書便云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

又答呂子約云不以事親從兄爲本分當然之事而特

藉之以爲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專於所事而又别起知仁之想矣愚按此段最可見古人樸實頭工夫

又答吕子約云陸子静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脱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愚按此是朱子未與象山相會前之語蓋朱子之學雖初中晩不同至於不肯脱略文字則未嘗有初中晩之殊也

又答呂子約云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隱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愚按朱子於朋友間能發其不言之病而藥之真是秦越人手段

又答呂子約云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又曰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

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論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正大高明簡易明白之域也愚按此切中吕氏之病而言蓋古今事變非不當考但以此羽翼六經則可如反重此而輕彼則謬矣吕子約讀書過苦而病朱子云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反至生病恐又只

是太史公作祟耳愚按若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則雖聖賢之書亦何嘗不可致病故不但要問所讀何書要問如何樣讀

又答呂子約云所論爲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閒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者却似微有趨靜之偏愚按朱子之學不專於靜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八

又答呂子約云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

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愚按說書貴有貫串之妙而又當知纏繞之弊此段當與前論張敬夫癸巳論語說同看又答呂子約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

愚按此段當與四十二卷答石子重論視聽聞見一條同看如此看未發方不似坐禪入定

又一書答子約云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此一段尤明

呂子約云尹氏學在已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朱子答云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大段說得玄妙也愚按此章今人因君子二字

便說涉玄妙都不是又如敬事而信子約云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朱子答云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按書有不必深言者皆此類

又答呂子約云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

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甚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個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愚按此段講約禮最明可見此約字與萬殊一本之意自别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九

曾子易簀一事非大賢不能但其初何故受之王子合

以爲是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朱子謂如此則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愚按朱子最看得直截若欲爲曾子緣飾則不免於巧曲支離矣

又答王子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愚按此一條當與觀心說同看　又五十卷

答潘文叔云知行之説恐古人説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

又答王子合云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愚按因循之病甚於外誘

又答王子合云繼之者善本是説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説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之類是也愚按先儒用成語多有假借者不可不知

又答王子合云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愚按此語當謹書座右須於此立得脚住然後可以言學

又答王子合云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愚按此五字是功效然所以說此五字者却是爲做工夫而發

又答王子合云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愚按此因經界一事而言凡爲政者類如此

答陳膚仲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見聞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愚按此必中年

之言所以猶欲兼取其善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

答潘端叔云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愚按四書大全所以不載論孟或問極有見

又答潘恭叔云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愚按不逃世不狥世後世之許平仲其庶幾乎

又答潘恭叔論師商云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愚按楊墨之說是其學之偏非關氣質也有爲楊墨而過者也有爲楊墨而不及者

又答潘恭叔云胡氏大記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愚按朱子於注疏未嘗不取之

答程正思云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縁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説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説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藴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愚按此條亦必是晚年爲象山而發後又有答程正思一書言子静將朱子答書謄本四出則已載於學

蔀通辯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一

董叔重問張子韶謂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銖謂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朱子答云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愚按制外養中最是程朱用功大綱并可知鄉黨一篇不必遠求聖人德盛仁熟處且看聖人外面氣象如何

董叔重問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吳才老以爲武王朱子云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愚按此可見讀書之慎

又答董叔重云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槩而言恐當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諸水上流其數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愚按今蔡傳九江之說朱子亦未敢輕斷也

董叔重問云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云與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先生舊說葢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葢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朱子答云舊說固好似涉安排愚按

四十五卷答廖子晦論鳶飛魚躍一條似尚屬舊説

董叔重問史記言孟子親受業子思之門人趙注及孔叢子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序說兩存之孔叢子恐是偽書似不必引朱子答云孔叢子雖偽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愚按孔叢子畢竟不引爲是

又答黄子耕云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愚按程子云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只說主敬致知者蓋以敬包行耳

又答黄子耕云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别一事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

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寔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寔處却無少闕耳愚按此一條當與第四十六卷答黃商伯論格致處同看

又答黃子耕云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即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寔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修道之謂教乃是聖人修此道以爲教於天下如

禮樂刑政之類是也愚按如此說則性道二字分不得已發未發

又答黄子耕云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愚按此不知是何時語或只爲病中言之耳

答曹立之論元祐諸公施行有過當處云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

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愚按今人只好議古人孰能如朱子之自省察乎

萬正淳問至誠非特如天如淵却是說至聖不如至誠豈有此理朱子答云至聖至誠非有優劣然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從裏說愚按如此則溥博淵泉四字亦從外說矣當更詳之

又萬正淳問君子不愧屋漏是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也必謹其獨是所謂知微之顯也遠之近者以事物

而言則其理未嘗不具於吾心風之自者以人倫而言則其用未嘗不本於吾心朱子答云得之愚按此段乍看似與章句稍異然書中明謂章句之義固已明白若更以此意參之則上下語脉愈益通貫精密矣而朱子許其得之則章句所指原自如此

又答萬正淳云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

離陰合到急滚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近得𪧐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愚按游楊之在宋猶高顧山陰之在明乎

又答范正淳曰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愚按此是易學之綱領

又云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愚按伊

川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此是未有程易前說話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二

吴伯豐問云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史記索隠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朱子答云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隠恐非愚按

朱子於地志亦留心如此今詩傳主服說

又答吳伯豐云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䕶求寛假所屈愈多也愚按此亦孔子獵較之意

排淮泗而注之江沈存中輩之說朱子皆嘗辨過故於孟子集註獨斷其誤斬盡葛藤觀所答吳伯豐可見

又答吳伯豐曰今世爲學不過二種一則徑趨簡約脫

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
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
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愚
按朱子所謂徑趨簡約與所謂欠却涵養本原工夫者
又自不同

吳伯豐問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朱子答云
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良乃善
心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愚按此則論語或

問乃朱子之所已廢

吳伯豐問周氏於君子無所爭君子不器皆曰君子以仁成名者也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朱子答曰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愚按解經之病只是一個拘拘即偏也不知者却以此爲横

又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愚按良

知家之弊正如此

又答吴伯豐云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略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愚按吾輩爲學正當合學究秀才之業而一之偏做不得

吴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註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

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註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愚按觀此則孟子集注亦有修得未盡一處

吳伯豐問明道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觀顔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竊謂固滯狹隘固不足

以適道然不勉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爲務此曾點之學非顔子之學也朱子答曰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胸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擺脫使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爲曾點矣上蔡說恐不縝密生病痛也愚按朱子於二程之語真是字字稱量過

朱子答吳伯豐論孟子博學詳說云横渠所云未博學

而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
言也愚按此却與集注不同
答姜叔權曰所謂察識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
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
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
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
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愚按
此段與觀心說相表裏并可想見一貫光景玩所謂久

孰而貫通則知別無一貫之法止有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法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即是一貫境界亦止是由博文約禮之功而得之但雖曰貫通與夫子之耳順從心則必有間　又卷五十四答王季和第二書亦可見一貫之由又卷七十内有讀蘇氏紀年亦當同看又答姜叔權論江西學問氣象曰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愚嘗謂陽明之學其病各

隨氣質而不同亦是此意

又答汪長孺云明道所謂全體此心者葢謂涵養本原以為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愚按此條看求放心尚屬舊說與勉齋黃氏所說不同

又答汪長孺論江西氣象曰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愚按金溪派頭

上達而後下學其弊必至此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三

答劉公度云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愚按此段說輕之弊最警切三復之可以當南容之白圭

又答劉公度謂君舉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嘆可嘆愚按今人言三教合一者豈非朱子之所歎然又有謂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並存者則又是以不合爲合尤巧於包羅和會者也

又答劉公度云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愚按梁溪之學亦所謂合下先求頓悟者

也

又答劉季章云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愚按朱子於湯武亦云有優劣然非若蘇氏武王非聖人之論也　又卷五十七李堯卿問中庸三知三行既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朱子答曰性之反之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

劉季章云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個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朱子答云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别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

路而已愚按程朱論權不同總是一箇憂世之念

又答劉季章云江西人尚氣不肎隨人後凡事要自我

出愚按此病豈獨江西哉

答許景陽論未發之中曰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

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

二物愚按此數語括盡許多注疏

胡季隨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也朱子答曰詳程

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愚按此當與卷五十一答黄子耕論率性條同看　中庸大全雲峰胡氏謂率性為天下之達道其亦未考於此與

又答胡季隨云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録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

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愚按知此則一切改頭換面之說俱不得而附會矣

又答胡季隨云文義之失猶是小病却是自欺彊說乃心腹膏肓之疾觀朱子之鍼砭如此其於象山豈好辨哉

又答胡季隨云論灑落二字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灑落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略放肆之異名耳又曰灑落二字本是黄太史語

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一再傳後而其弊乃至於此愚按此段當與卷五十二答吳伯豐論明道既得後須放開一條同看皆是教人專心下學之意

答沈叔晦云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為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為可懼耳愚按觀此則學蔀通辯一書信朱子功臣也

又答沈叔晦云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

尊管仲王猛愚按此爲吕子約之流弊言之而明季之學大都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四

答孫季和云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愚按觀此則二程之不可軒輕也明矣

又答孫季和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

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愚按如沈括程大昌之徒朱子皆有取焉此朱學之所以大也

答諸葛誠之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詞取信因黙不言至今常不滿也愚按觀此可想見朱子語黙之節

答項平父論尊德性道問學一書此陽明所取以爲晚年定論者也然此書之前又有答項平父一書云示諭此心原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然則所謂子靜尊德性者亦即

是此自相攫拏者而已一篇觀心說正指此病但朱子此時猶看子静未破耳

又答項平父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

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愚按告子於義亦不是竟不求只是以為心在則自能合義

又答項平父曰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便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横說竪說誑謼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愚按象山所謂六經皆我注脚分明自供認此

答周叔謹曰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

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愚按所云減去文字者豈盡拋書冊之謂哉只是欲循序漸進耳

答路德章曰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

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内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

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愚按王氏之學離内外判心迹象山陽明則又是離而強合之判而強續之其實則仍是離而判也

又答路德章曰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愚按朱子於此等處其正誼明道心腸直是與日月爭光

又答路德章云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愚按伯恭之變化氣質從讀書體認中來故能進步如此比之今日悟道而明日駡人者相去遠矣若夫讀書而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至於身心放縱念慮粗淺斯不善學伯恭者矣

又答路德章云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

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剗除鱗甲也愚按此正與伯恭之變化氣質者相反

答時子雲曰向編近思録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愚按此亦不是舉業盛而聖學亡底話頭只是要人於此剖析一箇義利耳

答趙幾道書所謂近乃深覺其弊不免直截說破者是必指象山之學而言

答楊簡卿曰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髙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并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又答吳宜之曰熹身在閒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黄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

曲狥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師生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觀朱子此二書真是立得脚定

答趙昌甫曰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悅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吕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絶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愚按君子不但不可輕求人即使人來引已亦豈可遂墮坑落塹哉

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

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愚按所謂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此以寂滅爲嫌而欲廢靜雖不言其說之詳大約是看未發已發皆屬動耳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五

答潘謙之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愚按以此觀之則大學首節註虛靈不昧四字只是知覺二字　又黃氏日抄載答潘謙之云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

答李時可曰定靜只是知止之効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愚按此即存疑所謂知邊靜也

答包詳道痛闢其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之說不知高景逸何以尚指一貫爲起手工夫也又答顏子堅曰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愚按高子所謂一貫豈非即子堅所謂統宗會元乎

答安仁吳生一書非有萬物一體之懐不能下此藥石豈非所謂不屑之教誨答趙然道一書亦如此又可見朱陸晚年之同異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六

答徐載叔曰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愚按朱子推許放翁如此亦宋代一人物也

答方賔王誼曰性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愚按此當與卷五十三答胡季隨論未發一條同看

又後卷五十九答陳衞道性只是理一條亦當同看

合而觀之則未發已發分性情則可分性道則不可

方賔王問曰吾無隱乎爾一章誼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惟聖人然後能之葢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如我與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搬柴揚眉瞬目之意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善愚按天何言哉一章亦當如此看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七

李堯卿謂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遲之所當祭想無後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敬而遠之莫只以五祀為戒也朱子答曰鬼神固不謂淫祠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愚按堯卿看得切實朱子所答則又是為後人言之耳

答陳安卿淳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

是用工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愚按依此則立處已是一貫了然以可與立未可與權觀之則立恐未是知至一貫安卿後一書亦疑於此而朱子答云細思此章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托則是他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令窺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答得甚鶻突

陳安卿問顔子無所不悅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

不惰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答曰恐是如此愚按此條分别顔子地位最明

讀朱隨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朱隨筆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溶

謄録監生臣孫國鑑

讀朱隨筆卷四

監察御史陸隴其撰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八

答張仁叔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愚按霍光大節欠處莫甚於許后之事亦自其平日家庭間不能正身化家以致妻子驕溢釀成大禍故欲大節之無虧必自謹小慎微始

答徐子融曰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躐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巳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愚按於此最可見朱子教人之不苟當與卷五十五答安仁吳生等書同看

又答宋深之曰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

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黄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愚按古人於師友之文不欲輕爲傳本如此何等慎重

答葉味道言陸子静居親喪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而反以朱子祔與還自是兩事之説爲不然愚按子静之薄於親亦自其學術之差來

鄧衛老問孔顔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朱子答云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功夫方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愚按言循理亦不甚差但朱子最怕人硬說不切身體貼鄧又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亦云須實下功夫真有見處方有意味耳

答鄧衛老言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愚按今人論治往往如此

鄧又問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説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子厚并排蘇范其説反與程門不合何也朱子答曰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却不如此恐此一段乃記録之誤也范氏説多苟簡不足為法胡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封建為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所急也愚按論封建者明沈一貫人品雖不正然其言却多可採

答張敬夫論必有事焉一段曰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註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以前一段事功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愚按朱子雖有取程子之言而至講孟子則不依其說是何等權度 卷六十一答林德久亦云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九

答吳斗南曰哀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録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愚按觀此則淵源録乃朱子未定之書

答陳衛道曰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愚按此亦性字切要之解又曰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

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尤明

答余正叔曰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册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根本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個主宰其實只是一個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别非以動靜眞偽判然二物

也愚按觀此條則凡朱子所言內外動靜處可見其未嘗有所偏矣果齋李氏所謂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者亦是此意而豈如姚江所謂晚年定論也哉

趙致道誠幾圖辨胡氏同體異用之非義理最爲精微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

相傳朱子易簀時尚改誠意章註然文集卷六十答周南仲二書即是今誠意章首二節註一字無差不知何

故

答章季思曰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讀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愚按約禮似尚有力行意朱子於此却以敬該之恐未安

答汪易直曰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令

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略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先當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爲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

爲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若何也愚按論一管仲便是唐虞黜陟之法此是何等樣胸次

潘子善問云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朱子答云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愚按忠字界分尚未明言

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愚按魏莊渠論敬多用略綽提撕四字蓋本朱子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一

答林德久曰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

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愚按夫子所謂起予正是如此又曰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録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所謂朋友疑即是卷五十八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又答林德久曰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

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愚按高顧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說亦只說得虛空底包四者而已

又答林德久曰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録中不可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為此論發也愚按橫渠形潰反原之說雖與釋氏覺性

常存老氏死而不亡之說不同而與程朱之意亦異

答歐陽希遜曰孔子只是說箇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人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說如熹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愚按此條當與仁說同看

歐陽希遜問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

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朱子答曰明道之言高遠宏濶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愚按明道講必有事焉繼之者善之類與朱子絶不同而不害其爲道統相承者以其本領處無不同也若高景逸之講一貫知本則不得以此爲例矣

答嚴時亨曰發己自盡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茍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愚按此看信字專就言上說

嚴時亨亦疑明道所謂繼之者善曰近思録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戸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閒慢處朱子

答曰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别作一格看可也愚按葉氏近思録集解於此條絶不說破别自一格處殊踈

嚴時亨論曾點一段大約言點不是逍遥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先理會要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三子規規事

爲之末則所謂不知其仁也朱子謂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愚謂曾點之自得又須看得與姚江良知不同方好所以朱子又繼之曰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又答歐陽希遜曰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二

答張元德洽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横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葢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

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别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數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温習乃爲佳耳愚按此書之首有衡陽之訃想已聞之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等語蓋黨禍時言也而勸人讀書成誦如此孰謂朱子晚年專事本體哉

又答張元徳論介甫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一時諸賢不向源頭與之商量便以不可以有爲待之而不察

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此論最公

又答張元德曰大抵讀書須且虚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愚按此是朱子解經高於諸儒處觀其與張南軒商訂癸巳論語說都是此法明之先輩作經義多祖述此故其制雖始於

安石其體雖定於王唐瞿薛而其法實本於朱子明乎朱子此法方爲眞經義誰謂舉業盛而聖學亡哉

張元德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朱子荅曰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工夫正當於此看取愚按物欲之根即陽明所謂隔日瘧也然其論

工夫則與朱子不同學者辨之

朱子與張元德諸書論春秋者止狩河陽許世子二事不說其不是想其所作春秋傳必多可觀

又答張元德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愚按卷五十一有教黄子耕靜坐一書亦是明道之意耳

張元德問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朱子答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攷集註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愚按五十二卷答吳伯豐觀之則知大全中不載論孟或問全本固自有見

甘吉甫問曰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疑人物二字恐

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即月窟亦爲春也朱子答曰陽善隂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以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咏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隂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甘又問云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朱子答曰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

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實考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愚按陳幾亭論羅整菴理氣合一之說亦引程子善惡皆天理爲說蓋即康節所云三十六宮俱是春也性理大全雖載康節此詩而小注殊不分明讀者不知其爲何說是最疎略處答杜仁仲曰仁仲反躬克已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即内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誦

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愚按此病令人多有之被朱子一點破使人無地容身矣

答傅敬子曰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濟事又云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真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愚按此等處皆見朱子不屑之教誨當與答安仁吳生同看

答常鄭卿曰頃年見黄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句日一試似亦有益愚按此法居教職者當知之

答李晦叔曰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爲血氣范氏本説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後來覺得未穏故改從舊説愚按觀此尤可見大學首節註虚靈不昧四字是以氣言

余國秀問嘗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己時是心存不由己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爲合理時是心存且謂某

有認氣爲心之病朱子答曰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當操守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愚按李敬子所云與黃勉齋之說合朱子此答似尚屬舊說

李敬子問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爲豈可不攻獨國秀以爲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朱子答曰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泛行約束即不妨若指名告示聚衆毆擊則非所宜矣愚按處鄉黨惡俗當如

此

又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愚按今人解至善多似李敬子話頭亦未之考耳

李敬子又云周舜弢以爲知止者非萬理倂皆昭融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爲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

之將使學者没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

朱子答曰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槩論也愚按朱子之答未嘗以周說爲不是也葢知至善非萬理明盡之謂矣

答李敬子曰四游之說則未可知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然却云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三

答孫敬甫曰世衰道微異說蜂起其間葢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已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愚按爲已而異端者象山是也然則論語所謂君子儒所謂古之學者其淺深同異固不可一槩論乎

答孫敬甫論陸學瞋目切齒一書書首有衰年老態等語真可謂破晚年定論者一確証當全看

答孫敬甫論格物傳曰葢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已意爲之葢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

趙人也愚按朱子文字亦每喜使事如此
答吴元士論樂律一書當同律呂新書看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四
與鞏仲至論古今之詩凡有三變却先云偶記頃年學
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看其下語何等
地步
又與鞏仲至論平澹二字曰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
澹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

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澹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滛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頀之雅正者也愚按東坡謂絢爛之極乃造平澹如朱子之說則是平澹之後乃能絢爛葢其所謂平澹者各有所指而不同也

又答鞏仲至曰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從家之興此固所欲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

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爲安也愚按觀此直卿亦是以聚徒爲生

又答輩仲至曰世本舊聞先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尚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托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愚按先秦之書多有不可憑據者

朱子於聚星閣照壁畫陳太丘見荀朗陵事亦再三斟酌其位次可見其凡事不苟

答江彥謀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愚按此雖以一貫言之然論仁體者亦當知此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此即念臺所謂中和說四答或人曰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

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愚按此似破察識端倪之說

或問程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朱子答曰慎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愚按劉念臺以慎獨爲講學宗旨是豈知明道之意哉

又答或人曰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愚按言不可有意求約如此

又答或人曰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舍存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竝較量思前算後也愚按觀此則山木一章歸結到操存只是要人敬以直內是指示人直截之法若窮理集義本末具備之功則又不可如此論矣

又答或人曰鄉愿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徇俗之人愚按張禹孔光真其人矣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五

尚書序注曰大抵書文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葢訓誥皆是記録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櫽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愚按此最足以破今文古文不同之惑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六

著卦考誤當與易學啓蒙同看琴律說當與卷六十三

內答吳元士書及律呂新書同看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七

易象說亦是易學之綱領

中庸首章說以敬以直內爲致中義以方外爲致和最明

已發未發說此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是一時筆

明道論性說定性說蓋此二條是明道要緊底話故朱子特爲之說

觀心說仁說此二篇是朱子要緊文字但集中誤載張南軒仁說而反以朱子仁說爲序仁說載在張說之後愚嘗見別本無前篇真西山讀書記亦明以前篇爲南軒仁說

王氏續經說一篇可爲輕於著書者之戒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八

觀井田類說儀禮釋宫二篇可見朱子每講一事必先究其綱領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九

學校貢舉私議一篇真足爲今世之藥石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

讀呂氏詩紀桑中篇是詩學之綱領　另有讀詩紀序在卷七十六

讀唐志一篇闢辭章之學讀大紀一篇闢釋氏之學讀兩陳諫議遺墨闢王氏之學皆是要緊文字　别集卷八釋氏論二篇可與讀大紀參看惜其多缺字

讀蘇氏紀年一篇最可體會一貫蘇黄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爲能萬變而不窮又曰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攬衣起坐此即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又曰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孔子既没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

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朱子曰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轉運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爲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妙道之極又曰天下何思

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爲閒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又曰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爲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爲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愚按以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爲一則是一爲虚無寂滅之一而非一理渾然之一矣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一

記和靖先生五事其一云先生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愚按論語所謂無違恐不如是若和靖果有此事不如曹月川遠矣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謂太極是生兩儀不是包兩儀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愚按包與生二字學者當理會

記濂溪傳云國史載太極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

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爲二字也愚按史臣不明理其弊如此

偶讀謾記内如論子華子之僞孟子排淮泗之誤與夫疫疾之不當避學者皆不可不知末後脩禮書一條想是朱子初修原本與後來改定本故有此論

於永叔則考其事蹟於伊川則定其年譜此是朱子論世之學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二

北辰辨聲律辨開阡陌辨九江彭蠡辨皇極辨皆是經史之綱領

尹和靖手筆辨皆是言語録之不可廢此遺書所爲述也

觀雜學辨所辨蘇氏易解諸條眞尹和靖所謂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歐陽公事蹟曰公嘗謂前儒注諸經惟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學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

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已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家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嗚呼此其用心公正豈子瞻所及哉宜朱子之有取焉

雜學辨辨蘇黄門老子解曰聖人所謂上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愚按此當與卷七十讀蘇氏記年并五十二卷答姜叔權論識心同看

雜學辨辨呂氏大學解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愚按此與卷四十六答黃商伯不同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三

胡子知言疑義曰遺書中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愚按理氣合一之論只可如此說此當與卷六十二答甘吉甫

天根月窟一條同看

性無善惡心無生死此兩言誠是知言中大病

知言謂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朱子曰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耳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曰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愚按觀此則程子

之所謂識仁豈可不善看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四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曰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禄誘人豈敎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

愚按朱子惟恐人不知義利之辨故隨處指示如此

觀同安縣諭學者數條及策試牓喻真足破俗吏之習

白鹿洞學規玉山講義增損呂氏鄉約皆學者所當熟

玩而滄洲精舍諭學者一條尤足令初學興起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五

困學恐聞編序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愚按朱子以困學名燕居之室而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其自勵深矣今人不但不能學并不自知其困何怪其不如朱子哉

戊午讜議序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

世必報之儺此二語斷盡南宋諸臣之案

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茍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

愚按朱子之言如此今人竟置注疏不讀何哉

中和舊說序當與魏莊渠與余子積書同看

王梅溪文集序注云代劉恭父作今人代筆文字蓋朱子所不能免程子文集中亦有代人作者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六

傅伯拱字說發明吉禮尚左之義最好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七

存齋記所云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此似觀心說所譏者其爲未定之論無疑

通鑑室記曰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此二語是讀書要法

建陽縣主簿廳記曰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

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愚按主簿之職如此誠任之而使克盡其職豈不有以分令之煩哉此當與洪武教民榜文同看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九

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曰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游宦之邦也愚按朱子之言如此然近世刋程朱闕里誌者何與

瓊州學記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

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

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愚按觀此記則知所謂不可使知之者非不欲其知明矣韶州濂溪先生祠記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

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愚按此等語說盡古今為學之弊又云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婺州金華縣社倉記曰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

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愚按論社倉者必明於青苗之弊而後可又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曰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

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患既狹而將不久也然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愚按朱子不苟從人而又不掩人善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此一篇足破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此是癸丑年作又可見其晩年之論矣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二

跋李後主詩後此寥寥數語耳却可見異端之流毒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三

跋余巖起集云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愚按此極似今人病痛然懲此而一槩以剛介質

直爲尚又恐有東漢黨錮之病君子之言行其必務乎中乎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四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

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廹正相反也書
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愚按此條當
與程子作字甚敬同看
跋程沙隨帖云顔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
純而謟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于道者師其所當師而
戒其所可戒可也愚按富鄭公趙清獻皆當以此例看
跋病翁先生詩謂學詩且當以文選樂府諸篇爲法庶
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

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愚按此是朱子晚年之語以此言之則王李之學漢魏未可全非但不當背理耳爲經義者又豈可舍成弘嘉隆之規矩而思立異以爲高哉

朱子題跋在於僞學禁後爲多大抵不欲以文自見而聊書數語以應人之求此亦可見朱子苦心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五

調息箴不知是何年作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六

刋四經成告先聖文可見其鄭重内云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奥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淆亂朱子此刋所欲正者不過篇帙之次如易之十翼當自為卷詩書小序不當冠於篇首

滄州精舍告先聖文曰周程授受萬理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愚按惟張邵司馬乃可云殊轍同歸若金谿姚江是適越而北趨耳何同歸之

有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七

朱子祭南軒文共四篇一訃而祭一葬而祭一祭於祠一祭於墓其友朋之情亦篤矣

祭蔡季通文凡二篇一止有嗚呼哀哉四字一寥寥數語其不欲以語言觸世網如此哉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八

劉珙神道碑珙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

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愚按此論最公又珙因上齋居請雨一夕而應諸公皆賀公因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足以見天人相與之際眞有不容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上爲竦然改容愚按此可爲納約自牖之法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三

朝散黄公墓誌銘言黄諱瑀福州郡閩縣人子幹從學

考宋史新編蓋即勉齋之父也又按誌稱瑀卒乾道四

年即以其年葬其長子杲後公十二年卒然則此誌蓋

作於葬後而非埋於壙中者也又按誌中尚未言以女

妻直卿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四

韋齋遷墓記云府君將没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

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祥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某月日遷于里之白水鵞子峯下又云祝孺人後二十七年卒又祝孺人壙誌云孺人乾道五年九月卒明年正月葬於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逺愚按朱子於韋齋之葬遷之於二十七年之後又與祝孺人之墓相去百里不知何故　又卷九十八有韋齋行狀云公卒之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

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乃卜以慶元幾年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五上

張德遠行狀中直言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腰斬絕不爲李公諱又後張公論赦曰綱雖輕疎亦嘗爲國任事上用公奏綱得内徙輕疎二字似亦足服李公又將西行奏曰小人進讒說以快其私經營窺

測投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顯斥其人也或因獻談諧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夤緣附會其端甚微此說得小人情狀最透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六

陳俊卿行狀論小人招權納賄曰此輩未必敢於陛下之前明有論薦或恐探知聖意而傳報於外耳此當合前張德遠之言看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九

在南康日按圖經古跡行牒僚屬如陶侃陶潛劉恕之類一一訪問最得大體

以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註解示俗最足破異端之說當與下卷勸諭榜同看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云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軍陳訴愚按朱鈔即今之串票也今律亦有朱鈔字樣又社倉事目內有印歷字樣蓋即印簿也古人謂票為鈔謂簿為歷

朱子大全集卷一百

以居喪之禮教民榜文最得整齊風俗之本

勸女道還俗榜尤有益於風化

朱子别集卷一

與魏元履書云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愚按洪景盧不滿於朱子如此

又與魏元履書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

以誤後生也愚按吾儒未定之書輕易傳出此最宜戒

朱子别集卷四

與劉共甫云某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温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謂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脱塵俗亦已難矣愚按此書内言及荆州事蓋自乾道五年共父爲湖北路安撫使以後語正朱子居喪時也可見朱子經一番變故學問愈加不同又按此書内言及孔明擇婦

得醜女似共甫爲人不免聲色之累者

又與共甫托以元履之弟誠之欲其以不費之惠哀憐之此亦不免有時俗通融之意然說得甚委曲非欲其以恩掩義也

與方若水云士民薦舉之類某久居閒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愚按居官者不可不知此

與魏某云俚俗謂坂爲富向見荆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爲曹操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

然則以坂爲富南北通語愚按此字甚奇

朱子別集卷五

與方耕道云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怨疾於我耶愚按居官者不可不知此

又詹尚賓問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

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别矣答云狷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愚按觀此則狂者進取只是箇有不爲而能有爲之人蓋有不爲者未必能進取而進取者未有不本於不爲朱子又云鄉愿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此言又深得孔子過門不入之意

朱子别集卷六

與林擇之云來此間非苦案牘即有賔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爲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愚按居官與讀書自是二事此子夏所以言仕而優則學也

又與林擇之云貧而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斂夫頗

以刋書爲不然却云别爲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别營生計顧恐葢猥下耳愚按觀此則朱子貧時亦嘗以刋書爲生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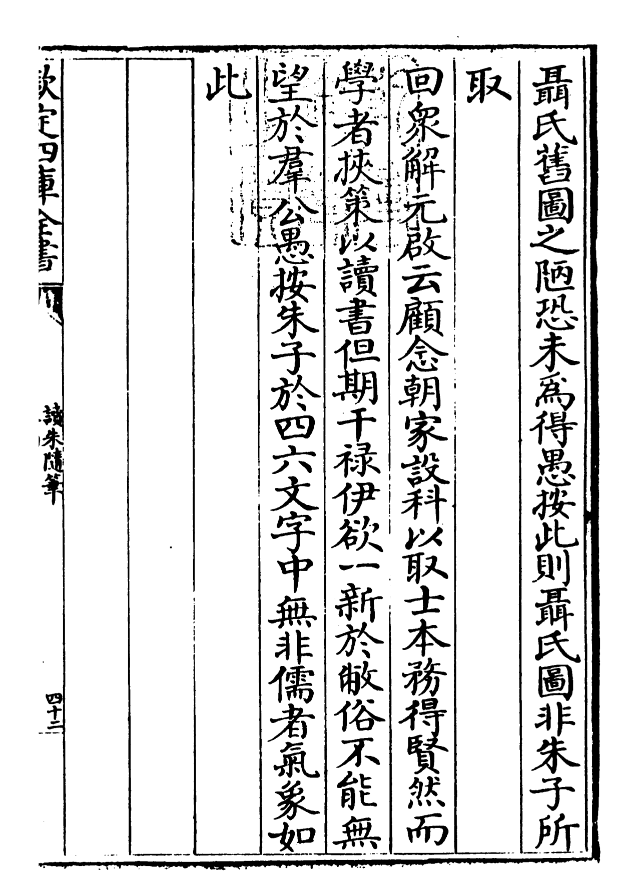
又與林擇之云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踰也愚按此惻隱之心塞乎天地之間在腔子滿腔子在天地滿天地

朱子别集卷七

至樂齋記最可見小學大學之次第然必有心平氣和之象然後去讀書窮理則語之至者不至扞格不入而其粗厲而不平者不得感而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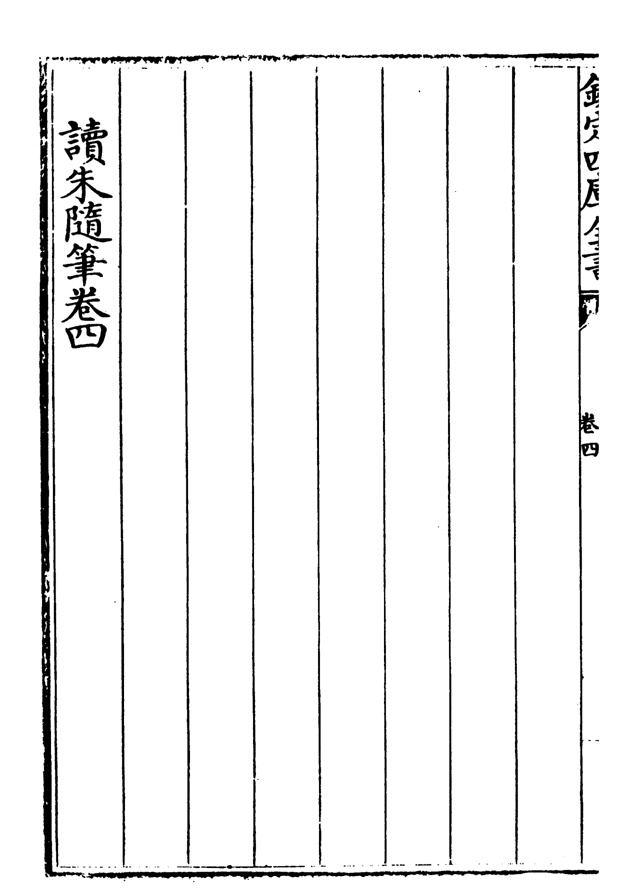
朱子别集卷八

釋奠申禮部檢狀此因淳熙六年頒降編類祭祀儀式而申内云一祭器並依聶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為後世法今仍



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爲得愚按此則聶氏圖非朱子所取

回衆解元啓云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務得賢然而學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干禄伊欲一新於敝俗不能無望於羣公愚按朱子於四六文字中無非儒者氣象如此



讀朱隨筆卷四